

桐华◎著

继《步步惊心》之后再演绎汉代一段旷世奇缘

大汉情缘

# 大汉谣

DAMO  
YAO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

# 大汉情缘 大漠瑶

桐华◎著  
DAMO YAO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大漠谣/桐华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6.11

ISBN 7-80623-701-1

I. 大… II. 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4929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16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14.75
承印单位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	字数 232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6年11月第1版
纸张规格 700毫米×1000毫米	印次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3-701-1/I·497	定价 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# 目录

CONTENTS

DAMO  
YAO

-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章·刺杀  | • 149 |
| 第九章·心曲  | • 131 |
| 第八章·惊遇  | • 113 |
| 第七章·身世  | • 99  |
| 第六章·沉醉  | • 87  |
| 第五章·窗影  | • 69  |
| 第四章·美人  | • 55  |
| 第三章·重逢  | • 33  |
| 第二章·初遇  | • 17  |
| 第一章·往事  | • 1   |
| 第十六章·离去 | • 223 |
| 第十五章·相约 | • 207 |
| 第十四章·赏星 | • 191 |
| 第十三章·落花 | • 181 |
| 第十二章·请客 | • 171 |
| 第十一章·送帕 | • 161 |

DAMO  
YAO

第  
一  
章

# 往事

日子轻快一如沙漠中的夜风，瞬间已是千里，不过是一次受伤后的休息，草原上的草儿已经枯萎了三次，胡杨林的叶子黄了三次。三年多时间，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随着狼群，从漠北流浪到漠南，又从漠南回到漠北。打闹嬉戏中，我似乎从未离开过狼群，与阿爹在一起的六年似乎已湮没在黄沙下，可惜……只是似乎。

沉沉黑夜，万籁俱寂。篝火旁，我和狼兄一坐一卧，他已酣睡，我却无半丝睡意。白日我再次看到匈奴军队，三年中的第一次，措手不及间隆隆马蹄声惊醒了尘封多年的过去。

九年前，西域。

一个人躺在沙漠中，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他也盯着我。有蜥蜴从他脸上爬过，他一动不动。我好奇地用爪子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，他依旧没有动，但微不可见地扯了下嘴角，好像在笑。

我从太阳正中研究到太阳西落，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躺着不动，他快要渴死了。

直到现在我依旧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救他，为什么把自己很费力很费力捉住的小悬羊给了他，为什么莫名其妙地给自己找了个阿爹！难道只是因为他的眼睛里有一些我似乎熟悉又不熟悉的感觉？饮过鲜血的他，恢复体力的他，做了据说是人类常做的事情——恩将仇报。他用绳子套住了我，把我带离了狼群生活的戈壁荒漠，带进了人群居住的帐篷。

他喝了小悬羊的鲜血，可是他却不准我再饮鲜血、吃生肉。他强迫我学他直立行走，强迫我学他说话，还非要我叫他“阿爹”，为此我没少和他打架，他却一无畏惧。每一次打架都是我落荒而逃，他又把我捉回去。

折磨、苦难、煎熬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如此对我，他为什么非要我做人？做狼不好吗？他对我说，我本就是人，不是狼，所以只能做人。当我开始学写字时，我想明白了几分自己的身世：我是一个被人抛弃或者遗失的孩子，狼群收养了我，把我变成了小狼，可他又要把我变回人。

“不梳了！”我大叫着扔掉梳子，四处寻东西出气。折腾得我胳膊都酸了，居然还没有编好一条辫子，本来兴冲冲地想在湖边看看自己梳好辫子的美丽样子，却不料越梳越乱，现在只有一肚子气。

天高云淡，风和日丽，只有一头半大不小的牛在湖边饮水。我鼓着腮帮子看了会儿黑牛，偷偷跑到它身后，照它屁股上飞起一脚，想把它赶进湖中。牛“哞”地叫了一声，身子纹丝不动。我不甘心地又跳起给了它一脚，它尾巴一甩，扭身瞪着我。我忽然明白事情有点不妙，找错出气对象了。应该欺软不欺硬，这头牛是块石头，我才是那个鸡蛋。

我决定先发制牛，弓着腰猛然发出了一声狼啸，希望能凭借狼的威势把它吓跑。往常我如此做时，听到的马儿羊儿莫不腿软奔逃，可它居然是“哞”

的一声长叫，把角对准了我。在它喷着热气、刨蹄子的刹那，我一个回身，“嗷嗷”惨叫着开始奔跑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骂固执蠢笨的人时会用“牛脾气”了。

狼和牛究竟谁跑得快？我边“啊啊”叫着，边琢磨着这个问题。等我的屁股堪堪从牛角边滑过时，我摸着发疼的屁股，再没有空胡思乱想，专心地为保命而跑。

左面，急转弯；右面，再急转弯；左面……

“牛大哥，我错了，你别追我了，我再不敢踢你，我以后只欺负羊。”我已经累得快要扑倒在地上，这头牛却蹄音不变，“嗒嗒”地想要我的命。

“臭牛，我警告你，别看现在就我一只狼，我可是有很多同伴的，等我找到同伴，我们会吃了你的。”蹄音不变，威胁没有奏效，我只能哭丧着脸继续跑。

我大喘着气，断断续续地道：“你伤……了我，我……我……我阿爹会把你煮了吃的，别再追……追……我了。”

话刚说完，似乎真起了作用，远处并肩而行的两个人，有一个是阿爹。我大叫着奔过去，阿爹大概第一次看我对他如此热情，隔着老远就大张双手扑向他怀中。他脑子一热，竟然不辨原因，只赶着走了几步半曲着身子抱我，等他留意到我身后的牛时，急着想闪避却有些迟了。他身旁的男子一个箭步拦在了阿爹身前，面对牛而站。

我瞪大了双眼，看着牛直直地冲向他，眼看着牛角就要触碰到他，电光石火间，他双手同出，握住了牛的两只角。黑牛愤怒地用力向前抵，蹄子踏得地上草碎尘飞，他却纹丝不动。我看得目瞪口呆，脑子里唯一冒出的话是：如果他是狼，肯定是我们的狼王。

阿爹抱着我避开几步，笑赞道：“常闻人赞王爷是匈奴中的第一勇士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那个少年侧头笑道：“一点蛮力而已，所能降服的不过是一头小蛮牛，哪里能和先生的学识比？”

阿爹看我挣扎着要下地，放了我下去：“我所懂的不过是书上的死道理，王爷早已经从世事中领会。”

我走到少年身旁，照着牛腿就是一脚：“让你追我！还追不追？追不追？”

踢你两脚，竟然敢追得我差点跑死。”

本来已经被少年驯服了几分的牛忽然蛮劲又起，摇头摆尾地挣扎着。阿爹一把拽回我，对男子抱歉地说：“这是小女，性格有些刁蛮，给王爷添麻烦了。”又扭头对我道：“快些给王爷行礼问安。”

我立着未动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。彼时的我还不懂如何去欣赏人的美丑，可那样的英俊却是一眼就可以体会到的。我痴看了他半晌，叫道：“你长得真好看，你是匈奴人中最好看的男人吗？不过单也很好看，不知道等他长得和你一样高时，有没有你好看。”

他轻咳两声，欲笑未笑地看了阿爹一眼，扭转头专心驯服小牛。阿爹面色尴尬地捂住我的嘴巴：“王爷见谅，都是臣管教不当。”

黑牛戾气渐消，他谨慎地松开手，放黑牛离去，转身看见阿爹一手捂着我的嘴，一手反扭着我的两只胳膊，而我正对阿爹又踢又踹。

他颇为同情地看着阿爹道：“这可比驯服一头蛮牛要费心血。”

把我和蛮牛比？我百忙之中还是抽空瞪了他一眼。他微怔一下，摇头笑起来，对阿爹道：“太傅既然有事缠身，本王就先行一步。”

他一走，阿爹把我夹在胳膊下，强行带回帐篷中。我看到过草原上的牧民用鞭子抽打不听话的儿女，阿爹是否也会如此？正准备着和阿爹大打一架时，阿爹却只是拿了把梳子出来，命我坐好。

“披头散发！左谷蠡王爷不一定是匈奴中长得最好看的男人，但你一定是草原上最丑的女人。”

我立即安静下来，一把拽过铜镜，仔细地打量着自己：“比前一日我们看到的那个牙齿全掉光的老婆婆还丑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比那个胖得路也快走不动的大妈还丑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我撅嘴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头发蓬蓬，间杂几根青草，鼻尖和脸颊上还沾着几点黑泥，说多狼狈有多狼狈，唯独一双眼睛，仿若秋水寒星，光华闪动。

阿爹替我把脸擦干净，细心地把草拣去，用梳子一点点把乱发理顺。“我们编两根辫子，我先编一根，你自己学着编另一根。等编好了辫子，你肯定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小姑娘。”阿爹一面替我编辫子，一面笑着说。



篝火中的枯枝爆开，飞起几点火星，惊醒了我的回忆，身旁的狼兄慵懒地撑了一个懒腰后又趴回地上。我拍拍狼兄的背，思绪又滑回过去。

那年我七岁或者八岁，刚到阿爹身边一年。那日我第一次自己编好辫子，也第一次见到伊稚斜：阿爹的好友、太子於单的小王叔、军臣单于的幼弟、匈奴的左谷蠡王。因为他经常来找阿爹，我们熟稔起来，他只要出去打猎都会带上我。

“玉谨，如果还不能背出《国策》，头发即使全揪光，今晚也不许你参加晚宴。”讨厌的阿爹低着头写字，头也未抬地说。

我想起伊稚斜曾说过我的头发像刚剪过羊毛的羊，恹恹地放弃了揪头发，盯着面前的竹简，开始啃手指：“为什么你不教於单呢？於单才是你的学生，或者你可以让伊稚斜去背，他肯定乐意，他最喜欢读汉人的书，我只喜欢随伊稚斜去打猎。”话刚说完就看见阿爹锐利的眼睛紧紧盯着我，我不服气地说：“於单没有让我叫他太子，伊稚斜也说我可以不用叫他王爷。他们既然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”

阿爹似乎轻叹了口气，走到我面前，蹲下道：“因为这是人世间的规矩，他们可以直接叫你，但是你必须对他们用敬称。在狼群中，没有经验的小狼是否也会对成年狼尊敬？不说身份，就是只提年龄，估计於单太子比你大四五岁，左谷蠡王爷比你大了七八岁，你应该尊敬他们。”

我想了会儿，觉得阿爹说的有些许道理，点点头：“那好吧！下次我会叫於单太子，也会叫伊稚斜左谷蠡王爷，不过今天晚上我要吃烤羊肉，要参加晚宴，我不要背《国策》，於单才是你的学生，你让他去背。”

阿爹把我的手从嘴里拽出来，拿了帕子替我擦手：“都是快十岁的人了，怎么还长不大？左谷蠡王爷在你这个年龄都上过战场了。”

我昂着头，得意地哼了一声：“我们追兔子时，他可比不过我。”忽地想起我和伊稚斜的约定，忙后悔地掩住嘴，闷着声音说：“我答应过王爷不告诉别人，否则他以后就不带我出去玩了，你千万别让他知道。”

阿爹含笑问：“《国策》？”

我懊恼地大力插打着桌子，瞪着阿爹道：“小人，你就是书中的小人，我现在就背。”

单于派人来叫阿爹。虽然他临出门前一再叮嘱我好好背书，可是我知道，他更知道，他所说的话注定全是耳旁刮过的风，阿爹无奈地看了我一会儿，摇头离去。他刚一出门，我立即快乐地跳出屋子，找乐子去！

僻静的山坡上，伊稚斜静静地躺在草丛中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旁，刚欲吓他一跳，没想到他猛然起身捉住了我，反倒吓我一跳。我哈哈笑着，搂住了他的脖子：“伊……王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听说你要娶王妃了，今儿晚上的晚宴就是特意为你举行的。”

伊稚斜搂着我坐到他腿上：“又被你阿爹训话了？和他说了几百遍我们匈奴人不在乎这些，他却总是谨慎多礼。是要娶王妃了。”

我看了看他的脸色：“你不开心吗？王妃不好看吗？听於单说是大将军的独女，好多人都想娶她呢！如果不是於单年龄小，单于肯定想让她嫁给於单。”

他笑道：“傻丫头，好看不是一切。我没有不开心，只是也没什么值得特别开心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阿爹说夫和妻是要相对一辈子的人，相对一辈子就是天天要看，那怎么能不好看呢？等我找夫君时，我要找一个最好看的人。嗯……”我打量着他棱角分明的脸，犹豫着说，“至少不能比你差。”

伊稚斜大笑刮了我的脸两下：“你才多大？这么急着想扔掉你阿爹？”

我的笑容僵在脸上，闷闷地问：“是不是你和於单都知道自己多大？”他轻点下头，我叹了口气说，“可是我不知道呢！阿爹也不知道我究竟多大，只说我现在大概九岁或者十岁，以后别人问我多大时，我都回答不出。”

他笑着握住我的手：“这是天下最好的事情，你居然会不高兴？你想想，别人问我们年龄时我们都只能老老实实说，我们都只有一个选择，可你却可以自己选，难道不好吗？”

我眼睛亮起来，兴奋地说：“是呀！是呀！我可以自己决定几岁呢！那我应该是九岁，还是十岁呢？我要十岁，可以让目达朵叫我姐姐。”

他笑着拍了我脑袋一下，看向远方。我拽了拽他的胳膊：“我们去捉兔子吧！”他却没有如往日一般爽快地答应我，眺望着东方，默默出神。我伸着脖子使劲地也看向远处，只有牛羊，还有偶尔滑过天际的鹰，没什么和往常不

一样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伊稚斜不答反问：“往东南走有什么？”

我皱着眉头想了会儿：“会遇到牛羊，然后有山，有草原，还有沙漠戈壁，再继续走就能回到汉朝，阿爹的故乡，听说那里非常美。”

伊稚斜眼中闪过一丝惊疑：“是你阿爹给你讲的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他嘴角微翘，笑意有些冷：“我们的草原湖泊山川也很美。”我赞同地点头，大声道：“我们的鄢支山最美，我们的祁连山最富饶。”

伊稚斜笑道：“说得好。一直往东南方走就是汉朝，汉朝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可是现在汉朝的皇帝很是不一般。”

“他比你长得好？”我好奇地看向东方。

“可恨晚生了许多年，竟只能看着他向西一点点逼近，汉朝的疆域逐渐扩大。一个卫青已经让我们很头疼，如果将来再出几个大将，以现在汉朝皇帝的脾性和胃口，我们只怕迟早要为我们的鄢支山和祁连山而战，到时我们就不能坐在这里看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了。可恨部族中人被汉朝的繁华富足和汉朝皇帝的厚待吸引，亡族之祸就在眼前，却还一心亲汉。”他双眼盯着前方，似淡漠似痛心地缓缓而说。

我看看东面，再看看他，下意识地又把手伸到了嘴里，一面啃手指，一面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。他轻轻摸过我的眼睛，手指在我唇上印了一下，摇头笑起来：“希望再过几年，你能听懂我的话，也仍旧愿意坐在我身旁听我说话。”

他拽出我的手，用自己的袖子把我的手擦干净，拖我站起：“我要回去了，今日的晚宴是为我举行的，总要打扮一下，虽是做样子，可是这个样子不做，不高兴的人会不少。你呢？”

我环顾了四周一圈，有些无聊地说：“我去找於单，下午有骑射比赛，我去看热闹，只是希望别撞上阿爹。”

气氛轻松愉悦的晚宴却因为我陷入死寂，我双手捧着装着羊头的托盘，跪在伊稚斜面前，困惑地看看强笑着的单于，看看脸带无奈的阿爹，再看看气鼓鼓的於单，最后望向了伊稚斜，他眉头微锁了一瞬，慢慢展开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眼中却似乎带着暖意，让我在各色眼光下发颤的手慢慢平复下

来。

伊稚斜起身向军臣单于行礼：“我们的王，玉谨没有看过单于雄鹰般的身姿，竟然见了大雁当苍鹰。臣弟想今日所有在场人心中的英雄肯定是於单太子。太子下午百射百中，马上功夫更是不一般，日后定是草原上的又一只头狼。”他俯身从我手中取过托盘时，竟然快速地朝我笑着眨了下眼睛，转身走到於单桌前，屈了一条腿跪在於单面前，低下头，将羊头双手奉上。

众人哄然笑着鼓掌欢呼，纷纷夸赞於单大有单于年轻时的风范，各自上前给於单敬酒。於单站在跪在地上的伊稚斜面前，取过奴役奉上的银刀，在托盘中割下羊头顶上的一块肉，丢进了嘴中，从头至尾，伊稚斜一直身姿谦卑、纹丝不动地跪着。

单于嘴角终于露出了满意的一丝笑，举着酒杯上前扶伊稚斜起身，伊稚斜笑着与单于共饮了一杯酒。

我大概是场中唯一没有笑的人，难受地靠在阿爹身旁看着眼前我似懂非懂的一幕，如果不是我的鲁莽冲动，伊稚斜不用在这么多人面前弯下他的膝盖，低下他的头，跪年龄比他小、辈分比他低、个子没他高的於单。

阿爹笑着拍了拍我的脸颊，小声道：“乖丫头，别哭丧着脸，笑一笑。有懊恼的工夫，不如审视一下所犯的错误，杜绝以后再犯。用心琢磨一下你做错了什么，再琢磨一下王爷为何要这么做，背着《国策》的权谋术，却还做出这样的举动，看来我真是教女失败，我也要审视一下自己了。”

我不会骑马，不能去远处玩。能不理睬阿爹的约束愿意带我出去玩的两个人：一个因为自己闯了祸，不敢去见他；一个却生了我的气，不来见我。

看到於单在湖边饮马，我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自顾到湖另一边玩水。於单瞪了我半晌，我只装作没看见。他说：“你不会游水，别离湖那么近，小心掉进去。”

我往前又走了两三步，小心地试探着水深，看能不能继续走。於单揪着我的衣领子，把我拽离了湖边，我怒道：“你自己不会游水，胆子小，我可不怕。”

於单气笑道：“明明该我生气，你倒是脾气大得不得了。”想起当日的事情，我心里也确有几分不好意思。於单选我去敬献羊头，我没有奉给单于，却奉给伊稚斜。结果既开罪了单于，又给自己心中的英雄惹了麻烦。我低着

头，没有说话。

於单笑着拉起我的手道：“如果不生气了，我们找个地方玩去。”

我抿着唇笑着点点头，两人手拉着手飞跑起来。

我十岁时因为伊稚斜第一次认真思索阿爹每日叫我背诵的文章，也第一次审视单于、伊稚斜和於单，开始约略明白他们虽然是最亲的亲人，可是他们也很有可能成为汉人书中描写的骨肉相残的敌人。

伊稚斜的王妃梳好头后，侧头笑问伊稚斜：“王爷，这个发髻是跟阏氏新学的，我梳得可好？”

正在看书的伊稚斜抬头没有表情地看着王妃的发髻，王妃脸上的笑容渐退，正忐忑不安间，伊稚斜随手折了一朵摆在案头的花，起身走到王妃身旁，把花簪在她的发侧，手搭在王妃肩头，含笑道：“如此才不辜负你的娇颜。”王妃脸颊晕红，抬头笑瞅了伊稚斜一眼，身子软软地靠在了伊稚斜身上。

我皱着眉头嘘了口气，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娇斥声：“谁在外面偷看？”伊稚斜扬声道：“玉谨，进来。”

我在帐篷外站了一会儿，扯扯自己的脸颊，逼自己挤出一个甜甜的笑容后才走进帐篷，向王妃行礼问安。伊稚斜眼中掠过一丝惊诧，随即只是浅笑着看我和王妃一问一答。

王妃笑问：“王爷怎么知道是玉谨在外面呢？”

“就她在各个帐篷间自出自入惯了，士兵见了她也不多管，除了她还有谁能悄无声息地在外偷看？”伊稚斜走到案前坐下，又拿起了竹册。

王妃站起道：“玉谨，陪我去见阏氏吧！她会很多汉朝玩意儿，我们学着玩去，给你梳个漂亮的发髻，好不好？”

我笑着摇摇头：“那些发髻要手很巧、很聪明的人才能学会，我太笨了，学不会，我只喜欢追兔子。”

王妃笑起来，弯身在我脸上亲了一下：“好一张乖嘴，怎么先前都听人说你脾气刁蛮呢？我却是越看越喜欢。你既不去，我只好自己去了，不过王爷今日恐怕也没时间陪你骑马打猎呢！”

王妃向伊稚斜微欠了下身子，掀帘而去。我这才举起衣袖用力擦王妃刚

才亲过的地方，伊稚斜看着我，用手遥遥地点点我，摇头而笑。我轻叹口气，转身要走，伊稚斜起身道：“等等我。”我扭头看向他，他快走了几步，牵起我的手：“出去走走的时间还有。”

他拖着我在山坡直向高处走去：“好长一段日子没见你，去见你阿爹时也不见你踪影，你和於单和好了？”我刚点了下头，又立即摇摇头。

“你们又吵架了？你要肯把刚才那假模假式的功夫花上一点儿对于单，肯定能把於单哄得开开心心。”伊稚斜打趣地说。

自从大婚后，你对王妃的宠爱整个草原都知道，我因为不想让你为难，所以刻意讨好王妃，可你又是为何？难道真如於单所说，你对王妃百般疼爱只因为王妃的阿爹重兵在握？或因为你只想让她高兴，所以是否是你喜欢的发髻根本不重要？我郁郁地看着前方，没什么精神地说：“你也假模假式，明明不喜欢王妃梳汉人发髻，却说喜欢。”

伊稚斜一掀袍子坐在了地上，拖我坐在他身边。他瞅了我一会儿，轻叹口气：“玉谨，你开始长大了。”

我抱着膝盖，也叹了口气：“那天晚上你心里难受吗？都是我的错，我已经听阿爹的话仔细反省了。”

伊稚斜望着远处浅浅而笑，没说难受，也没说不难受。我定定盯着他的侧脸，想看出他现在究竟是开心还是不开心。

“这次又是为什么和於单吵？”他随口问。

我撅着嘴，皱着眉头，半晌都没有说话。他惊疑地回头，笑问道：“什么时候这么扭捏了？”

我咬了咬嘴唇：“於单说你是因为阿爹才肯带我出去玩，是真的吗？”

伊稚斜低头笑起来，我眼巴巴地看着他，焦急地等着答案，他却只是笑了又笑。我怒瞪着他，他轻声咳嗽一下，敛了笑意，凝视着我的眼睛好一会儿，突然附在我耳边低声道：“因为你的眼睛。”他凝视着我时，极其专注，仿似一些被他藏在心里的东西慢慢渗出，汇聚到眼中，浓得化不开，我却看不懂。

我的眼睛？我疑惑地摸了摸自己的眼睛，凝神想了会儿，还是一点都不明白，不过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却已落下，咧着嘴呵呵笑起来，只要不是因为阿爹就好，我只想别人因为我而对我好。

我心中一酸，脸俯在膝盖上轻轻叹了口气。傻玉谨，为什么要到事后才明白伊稚斜既然当日能哄王妃开心，怎么就不可以哄你这个小丫头呢？於单的话也许全部都对，只是我没有听进去，而阿爹也误信了伊稚斜。原来看似冲动的於单才是我们中间最清醒的人，於单，於单……月儿即将坠落，篝火渐弱，发着耀眼的红光，却没什么热度，像於单带我去掏鸟窝那天的夕阳。

《国策》、《国事》、《短长》、《事语》、《长书》、《修书》……我惊恐地想：难道我要一辈子背下去？阿爹究竟有多少册书要我背？我干吗要整天背这些国家怎么争斗、臣子怎么玩弄权谋？

“玉谨。”於单在帐篷外向我招手。我把竹册往地上一砸，蹿出了帐篷：“我们去哪里玩？”问完后，才想起我又忘了向他行礼，匆匆敷衍着补了个礼。

於单敲了我脑袋一下：“我们没有汉人那么多礼节，别跟着先生学成个傻女人。”我回打了他一拳：“你的娘亲可是汉人，她也是傻女人吗？”

於单牵着我的手，边跑边道：“她既然嫁给了父王，早就是匈奴人了。”

於单拉我上了马，两人共用一马：“先生怎么还不肯让你学骑马？”

“头两年我老是逃跑，怎么可能让我学骑马？你还帮阿爹追过我呢！现在大概觉得我不会也无所谓，有那时间不如多看看书。”

於单笑着说：“父王说明年我可以娶妻，问我右贤王的女儿可好，我想和父王说让你做我的王妃。”

我摇头道：“不做，等我再长高点，功夫再好一些时，我要去游览天下，到各处玩，况且单于和我阿爹都肯定不会答应你娶我，你是太子，将来要做单于，右贤王的女儿才和你般配。”

於单勒住马，半抱着我下马：“父王那里我可以求情。你嫁给我，就是匈奴将来的阏氏，想到哪里玩都可以，没有人会管你，也不会有人敢逼迫你背书。”

我笑着反问：“可是你娘亲没有到处玩呀！我看她很少笑，似乎不怎么快乐。汉人的书上早写了，就是贵为国君，依旧不能为所欲为。”

於单不屑地说：“那是他们蠢，我可不会受制于人。”

我摇头笑道：“左谷蠢王爷笨吗？可他也和我说过，人生在世总免不了一个忍字，夸赞汉人讲的话有道理呢！”

於单生气地瞪了我一眼，低着头快步而行：“伊稚斜，伊稚斜，哼！”

我朝着他的背影做了个鬼脸，一蹦一跳地跟在他身后：“他是你的小王叔，你即使是太子，也不可以直接叫他的名字，被我阿爹听见该说你了。”

於单没好气地问：“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夸赞他？左谷蠡王英勇善战，左谷蠡王诚挚豪爽，左谷蠡王聪明好学……”

我拍着手掌，哈哈笑道：“有人的眼睛要变红了。”

於单冷笑了几声：“我眼红什么？迟早他要一见我就跪拜。”

我心中猛然一颤，忙握住他的手道：“别生气，我可没说他比你好，他虽然有他的好，可你自然也有你的好，现在一点儿不比他差，将来肯定会比他好。”

於单转怒为笑：“不提他了，我带你来看鸟玩，可不是讲什么王爷。”

两人弯着身子在灌木丛中潜伏而行，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。静静行了一段路，听到侧面有细微的响动，我们交换了个眼神，悄悄摸了上去，所见却让我和於单一动都不敢动。

於单的娘亲和我的阿爹并肩而坐，两人都是面色苍白。於单的母亲眼泪纷纷而落，忽地她靠在阿爹肩头，压着声音哭起来。

我正纳闷谁欺负了她，为什么不去找单于哭诉；於单握着我的手一抖，拖着我就要离开，阿爹闻声跳起，喝问道：“谁？”我害怕得想赶紧跑，於单此时却奇怪地不肯走，拽着我走出树丛，脸色铁青地静静立在阿爹和阏氏面前。

阿爹眼中几分痛苦地看着於单和我，阏氏却是神色平静，冷淡地看了一会儿儿子，居然从我们身旁扬长而过，再未回头。

我看看阿爹，再看看於单，起初莫名的害怕早已不见，此时只剩不耐烦，跺着脚道：“你们看什么看？又不是斗蛐蛐，你盯着我，我盯着你。於单，你想知道什么就问，阿爹，你想解释什么就说。”

阿爹张了张嘴，刚想说话，於单忽然甩开我的手，一溜烟地人已经跑没影了。阿爹深吸口气，沉默地站了一会儿，牵起我向外走去：“让你好好背书，怎么又跑出来？”

我挽着他的胳膊，身子半吊在他的身上，只用一只脚一跳一跳地走着：“背书背得不耐烦，太子正好来找我玩，我就来了。刚才阏氏为什么要靠在你



身上哭？太子为什么那么生气？”

阿爹苦笑起来：“这些男女之事，现在讲了你也听不懂。”

“你不讲，我更不可能懂，你不是老说我不通人情吗？现在正是你现身教我的机会呀！”

阿爹揉了揉我的头发，拉着我走到湖边坐下，目光投在湖面上，但眼睛里却是一片空无苍凉：“我和阚氏少年时就已经相识，那时她还不是什么公主，只是普通官宦人家的女儿，我也不是现在的我，而是一个一心想着建功立业的少年，我和她……我和她……”

我小声替他说道：“‘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芍药’，你和她互相赠送了芍药。”

阿爹拍了下我的背说：“《诗经》还是读懂了，我们虽互相赠送的不是芍药，但意思却是一样。”

“那她怎么如今做了单于的妻子？为什么不做你的妻子？不是送了芍药就该‘共效于飞’吗？”

阿爹轻声笑起来：“为什么？该从大处说，还是从小处说？”他虽然在笑，可我却听得有些害怕，往他身边靠了靠，头埋在他的膝盖上。

“从国家民族大义来说，因为当年的汉朝打不过匈奴，为了百姓安宁、少死人，皇家就要和匈奴和亲，却又舍不得自己的女儿，所以从普通臣子的女儿中选容貌秀丽、才德出众者封为公主，嫁给匈奴。从我们自己说，我胆小怯懦，不敢抗旨带着她流亡天涯，她也不能弃父母于不顾，所以她只能做了单于的妻子。若单于待她好，即使匈奴野蛮落后，不知礼仪，那也罢了，可单于却是一个不懂赏花的人。她哭只是因为对自己命运的无奈。太子生气是想多了，也是因为他毕竟是匈奴人，很多事情无法体谅，无法明白他母亲的痛苦。”阿爹轻叹一声，“如果我们再晚生几年，赶上当今皇上亲政，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。”

我觉得这话似乎听着耳熟，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两年前，伊稚斜定亲那天，他在山坡上感叹自己没有早生几年，不能和汉朝的皇上一争长短，只能看着汉朝西扩。一个汉朝的皇帝居然让阿爹和伊稚斜一个想晚生，一个想早生。

阿爹看我凝神思索，问道：“听懂了吗？”